

[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诗集

希 冀





1991 · 北京



د. سعاد الصباح

[Handwritten signature]

嫣红，百花齐放了。她的诗歌和她本人一样走过了童年、青年阶段，逐渐成熟了。如果说，她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充满着青春活力，充满激情和罗曼蒂克的浪漫情感，并有几分少女的羞赧，还不能越过社会的高墙坦率地说出她内心所想的话，那么，在她业已成熟的今天，她的诗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有她独到的特点，独特的诗风和自具的品格。在这一阶段中，她不仅做新诗如《女儿颂》、《玫瑰与枪的对话》，而且写了许多散文诗如《本来就是女性》，文字优美，别具风韵。

她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性情豪爽，思想活跃，涉足许多领域，是二十多个国家组织、阿拉伯地区组织、科威特学术团体的成员，如“国际能源经济联合会”、“东南亚穆斯林妇女国际组织执行委员会”、“国际童子军协会执行委员会”、“计划生育国际联合会顾问委员会”、“阿拉伯儿童与发展委员会”、“阿拉伯研究学会”、“阿拉伯社会学会”、“科威特经济学会”、“科威特新闻学会”等；参加过在开罗、阿曼、吉隆坡、内罗毕、伦敦、阿布扎比等地召开的许许多多的国际会议，就石油、经济发展、中东经济、妇女儿童福利等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参加过在多哈、开罗、阿曼、伦敦、喀土穆、巴林、阿布扎比、巴格达

等地举行的诗歌朗诵会，当场赋诗，赢得很高荣誉，被人誉为“科威特最出色的女使节”。

她是科威特著名的女学者，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重点研究石油经济、海湾妇女、国际政治等问题，出版了《科威特经济的规划发展与妇女的作用》、《科威特经济概论》、《欧佩克：从前的经验与未来的面貌》、《产油国的经济发展与最近的经济变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石油政策》、《今日世界之经济与政治》、《穆斯林妇女在海湾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此外还为报刊写了数百篇题材广泛的文章，得到了有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的普遍好评。人们说她以个人的努力，成功地为科威特创造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光环而引起世人注目，她自己也成了海湾妇女的光辉榜样而备受各国文学界，特别是东方文学界的尊崇。苏阿德·萨巴赫博士原打算为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写篇前言，但由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吞并，我们至今尚未收到，实在是件憾事。现在，我们决定用她的新诗作《永生》暂代前言。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特别是中科两国人民和文化界的友好联系与交流，广泛地向中国读者介绍阿拉伯文学著作，我们几位阿拉伯语工作者分别翻译了女诗人苏阿

德·萨巴赫的近两百首诗歌，荟集成《苏阿德·萨巴赫公主诗集》，作为我们对加强中科两国友好关系和发展中国的东方学研究而做的一点菲薄贡献。我们选择在中科两国建交二十周年（1991年3月22日）和科威特国国庆三十周年（1991年2月25日）之际出版她的诗集，当然也包含着—层庄严的纪念意义在内，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苏阿德·萨巴赫公主诗集》的初衷。我们毫不怀疑，这件工作肯定会加强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联系。



李光斌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目 录

永生(代前言).....	(1)
致读者.....	(6)
珍珠时代.....	(7)
烈士的母亲	(11)
当纳赛尔离去	(13)
阿拉伯的呐喊	(16)
雨中	(20)
天命	(22)
信	(24)
送子上学	(26)
生活的权利	(28)
叹息	(29)
洗衣妇	(30)
祝他平安	(32)
旅途初归	(34)
祈祷	(36)
阿拉伯骏马	(38)
旅行的忧伤	(40)
信念	(43)

七天之后	(45)
孤寂	(47)
明眸之色	(49)
爱自天上来	(51)
生日的欢乐	(53)
我怎能将他忘记	(55)
告别的不安	(57)
忠诚	(60)
蜜语	(62)
秀发轶事	(64)
回忆	(67)
千万不要说	(70)
春归	(72)
吻	(74)
难道两周之后.....	(75)
吉沙姑娘	(77)
电话	(79)
但愿我	(81)
你	(83)
在城市的拥挤中	(85)
梦	(87)
你最知	(89)
歉意	(92)
我的天堂	(94)

漫漫长夜	(96)
妒嫉	(98)
异乡漂泊.....	(100)
祈求.....	(102)
真主啊,这是为什么?	(104)
相会的纪念.....	(106)
但愿我是一个字母.....	(108)
精神之恋.....	(110)

永生

(代前言)

—

象参天的大树，
我们将巍然屹立着永生。
似科威特海的波涛，
我们会汹涌澎湃地永生。

不，
我们的太阳，
你们盗不去。
清晨的不速之客
驾驶着隆隆的坦克飞机；
有谁见过“坦克对话”？！

不，
在我国大地，
你们绝然找不到，
任何星星为你们指路。
你们也绝然找不到，

任何枣椰树把你们忆记。
你们更绝然找不到，
任何姑娘会对你们感激。

或许
你们能打破我们的家门，
或许
你们能恐吓我们的儿童，
或许
你们能摧毁科威特的家园，
一面墙，
又一面墙。

但是，
我们将永远存在：
象大树一样巍然屹立，
象森林一样葱葱郁郁，
象山谷一样绵亘永恒，
象江河一样奔腾不息，
象宇宙一样斗转星移，
象人类的自由一样绵绵无期。

从我们的机体上，
拔出你们的屠刀！

还给我们大海的珍珠贝壳，
滚回你们的老家去吧！
我们是一股反对暴力的狂飚，
不分男女老少。
在科威特的大地上，
你们到哪里，
哪里的沙粒就会变成巨石；
你们到哪里，
哪里的海洋也会变成火狱。

二

啊，
曾经为邻的“邻居”，
曾经吓退数千野牛的“邻居”，
抹去眼睑上的青黛不叫胜利！
你称其为伟大的史诗，
我呼其为自戕的尝试。

啊，
毁掉我家园的邻居，
你曾在我的心中占据了美好一隅。
如今我
惶恐、心碎、压抑，

失望打碎了我的美梦。

啊，

我向你奉献甘泉，

你却给我沙漠。

啊，

我向你奉献彩虹，

你却将我困围。

啊，

我向你奉献出安拉的支持，

你却将我占领、粉碎。

啊，

你将群鸟烧死，

却向羽毛表示歉意。

如果我如疯似狂，

请你不要介意，

因为

你没给他人留下选择的余地。

凌晨踏着我们身躯而过的人啊！

我要问你：

我们犯了什么错？

难道说

我们有哪一天否认过爱的宪章？

我们否认过吗?!
我们与你们同欢乐，
我们与你们共患难，
为何你们一剑刺进我胸膛?
又为何践踏我的家园?
为什么使我平安的祖国尸横遍野，
到处是断壁残垣?

凌晨踏着 we 肢体而过的人啊!
呼救何效?
话语何益?
从肉到骨我已被压成齑粉。
啊，
谁还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已被深埋在荒丘野地。
阿拉伯之剑刺入我后心时，
历史已被颠倒。
堂兄弟将我杀死在床上时，
阿拉伯之梦已经云散烟消。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日 于伦敦

致读者

我的话语是驰骋的幻想，
振动着字符的翅膀。
我的话语是心灵的搏动，
这心永远把完美寻访。
它把爱情尊为神圣，
美使它神魂飘荡。
如果它使你微漾激情，
那正是我美妙的梦想。
如果它使你百问骤至，
请君提问吧！你将看到，
我不知何谓不可能。
我灵魂的诗歌，
是最诚挚的祈望。
让尊贵的灵感女神，
把我送到丘顶坡旁，
带入花园的浓荫芳香，
把那不可得的希冀获享……

珍珠时代

在我的祖国，
在我祖辈的美丽土地上，
在那广袤无垠的沙漠里，
安宁和真诚把世代的人们凝集。

突来一日，
魔术师从雨中落地，
使辽阔的沙漠，
身着乌金的外衣。

人们望着、望着，
奇妙之光把他们占据，
于是，忘记了，
他们都源于那古老的宅第。

他们的剑囊中，
饱藏精良的装备：
那是优良的传统、高尚的道德、
舍身奋战的激情和勇力。

他们忘记了辛劳的欢乐，
不眠之后的愁凄。
忘记了滴滴不尽的汗水，
为面包带来了香气。

万顷波涛的洋面上，
狂风怒吼，桅杆耸立，
那是海的战斗啊，
雄伟壮大，可歌可泣。

傲然宇宙的桅杆，
世间最光荣的旗。
劈波斩浪的艰辛，
到达了印度、信德的土地。

啊，我的先人祖辈，
为达荣耀之地，
跋涉几多漫漫险途，
多少人捐躯，多少人葬身海底。

身藏深海的珍珠，
并未将他们忘记。
日夜不停地询问，

他们今日的踪迹。

多年光阴已逝，
珊瑚之路上不见他们的脚印。
那里，有的珍珠射出莹光，
亦有的深埋沉寂。

今天高声呼吁：
年轻的一代，是什么把你们困系？
满足于唾手可得之饼，
在呆痴的生活中沉溺？

你们不再将我寻觅，
拒绝光临我的领地。
莫非乌金的色彩
胜似我的纯洁白晰？

在我的祖国，
在我祖辈的美丽土地，
有我不尽的故事、篇章
和长长的诗句。

今天的孩子将为后代讲述，
这一切的秘密，

讲述我、讲述富有时代里，
珊瑚和珍珠的经历。

讲述那潜海的采珠人，
不知愁伤的色记。
他遨游黑暗的海底，
捕捞着满天的星际。

他把繁星串成项链，
装饰着淡妆美女的胸衣。
这繁星使日月增辉，
照耀着不尽的回忆。

就这样，福利之源自尽，
只留下了回忆。
啊，自由的珍珠时代！
自由的年代已经远离。

烈士的母亲

她一身遍裹皂色，
她满脸尽是哀悼的诗行。
热灰蒙蔽在她焦渴的心房，
哭悼爱子的连连热泪，
使她的双目溃烂成伤。
她向真主诉说心的创伤，
真诚的悲伤，
令铁石之心震荡。
在那节日之夜，
她的儿子倒下了，
牺牲在圣战的疆场。
他的细语尚在她耳边散发着甜蜜，
他的影象仍在她的心中徜徉。

我询问她的儿子，
自豪在她的回答中激荡：
他是高贵的青年，
决心燃起激情满腔。
他勇如飞奔的骏马，
扬蹄驰骋，展开复仇的翅膀。

当我把他向真主奉献，
他心急如焚，磨拳擦掌。
一心履行义务，
辗转床榻、坐卧无常。
消灭外来的入侵者，
用生命保卫祖国的权利和高尚。

他与英雄的人们凜然奋起，
“胜利返回”的呼喊四方震响。
终于，一腔热血尽洒沙场。
英雄的呼唤在深谷间回荡：
莫让利剑闲歇剑鞘，
莫做觉悟之敌，
把刀剑丢弃一旁。
亲吻大炮吧，以报血仇，
不要畏惧灾难之夜的凄惶。
战斗吧！
让土地重展纯静的面庞，
让茅舍中的睡眠甜美安详。
在我们相聚的时刻，
在丰收的月旁星下，
让夜晚欣赏我们的欢唱，
当“上帝应许之地”的神话消失，
我们会使真主喜气洋洋。

当纳赛尔离去

我的母亲、我的思绪，
我恬适的床榻、埃及！
为什么哭号在黑夜中骤起，
回荡在宇宙天地？
世界为谁昏暗无光，
艳阳为谁蒙上漆黑？
清晨初现，
却把丧服裹披？
不要说纳赛尔已经死去，
他，曾是阿拉伯的理想、祖国的希冀。
不要说久长的不眠已令他疲惫，
他是我们日月中精良的装备。
不要说骑士从骏马背上跌地
希望的梦幻已经平寂，
摩天大楼摇晃倾圮。
他使我们明白了圣战的意义，
一手建设图强，
一手紧扣板机。
他是爱、忠诚和友谊的赞歌，

他是阿德时代中
不曾出现的善良的话题。
他是光荣的神话，
舍希尔札德^①不曾讲起。
从今天直至来世，
他永驻我们心底。

历史啊，请把他讲述，
为真主，为正义和幸福，
为拯救奴隶，
他用生命书写战绩。
请把他讲述，
在真主那里，他享有最高的位席。
为变成包扎伤口的绷带，
他毅然牺牲自己。
为在那黑色的灾难之后，
实现阿拉伯人的统一，
他把高贵的热血奉献，
直至最后的一滴。
为使举世浩劫重归理智之途，
他走过的道路遍布荆棘。
讲述他吧，

① 《一千零一夜》中的女主角。——译者注。

他使收获的日子临近。
为实现伟大的团结，
为达到渴求的目的，
他走过了欧麦尔的道路，
他再踏伊本·宰雅德的足迹。

阿拉伯的呐喊

兄弟，燃烈你们的仇恨，
我们血管中的自尊并未亡身。
荣耀吸吮的营养，
正是我阿拉伯主义之心的底蕴。
昔日是优越，
是勇于牺牲和献身。
法帖梅·宰哈拉是我高贵的母亲，
我伟大的姐妹汉莎与我情深。
我尊严的阿拉伯之父
使大地遍是吉祥，
在他的保护之下，
众先知出现来临。
我的兄弟击败了十字军，
但愿那些残肢断臂张口语真。
我的家乡贡献出无数牺牲，
我的孩子们或是英雄，
或是烈士捐躯献身。

这些高贵的人们即是我的族亲。

请你们说说，
谁是你们的家人？何处为根？
你们父为何人？母为何人？
亲属为何人？
哪里有你们的历史？
哪里是你们建设的迹痕？
你们先辈的功德飘随扬尘，
在西奈的荒漠中沉隐。
摩西之后，
他们过客匆匆，
不过是稍现即逝的镜头，
未留身形，不闻声音。

喂，垂挂在美国尾巴上的人，
低贱者联系着卑劣。
美国的策划，
使多少权利惨遭蹂躏。
灾难蔓延，困苦展伸，
多少人民被它的毒火吞噬，
儿童妇女横祸飞身。
但暴虐者不能永生嚣张，
晨光已现，必有黄昏。
请看他们在越南的遭遇，
弱小者如何不屈坚贞。

请看黑人们饥饿待毙，
但主的赞助使他们挺立乾坤。

喂，耻辱的国度、锡安^①之母，
知母便知子女的人品。
喂，迁移者的国度，
你派出了迷误的人们和众生芸芸，
到我的祖国建立王权，
把乌合之众奉为主体支柱，
又煽动他们把我的土地吞侵。
够了，真主！
我的土地即是天庭，
崇高的圣洁使它广沐洪恩。
它的浓荫下走着众先知，
它日月的装饰是耶稣的福音，
它夜晚的明灯是登宵的喜讯。
热血，跳出血管沸腾吧，
焚烧清真寺的人把这土地偷盗！
不屈的精神，抛弃沉默抖擞吧，
偷窃教堂的人正大摇大摆，
把这土地入侵。

① 即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这里泛指犹太人。——译者注。

朋友们，
我们来自各方，肤色各异，
只为报仇雪恨。
请看美国之手的策化
和它那背信弃义的养女的丑闻。
我们将为真主报仇，
面无惧色从容献身。
先知为我们自豪，
圣地为我们欢欣，
圣寺为我们骄矜。
亲爱的耶路撒冷啊，
你将重归，我最挚爱的至亲。
耶稣和圣母满怀喜悦，
安拉给我们最伟大的援助，
他把最丰富的奖励，
送给他意欲赞助的人。

雨 中

为什么日月在哭泣？为什么？
莫非如我一般丢失了希冀？
美梦赐予我心几小时的短暂时光，
然后，披以忧伤的云翳，
终于被杀戮命毙。
我们的日月如此携我们前行，
我却存留在我的空间里，
吟诗作句，
为爱情泼墨挥笔，
为希望的故园高唱美曲。

我是诗人，
乐于驾驭幻想的羽翼。
幻想歌颂美丽，
从美中获取诗意。
在盛开的玫瑰中，
在书页之间，
在祈祝和祷告里，
我都能与它相遇。

我是远天的那颗星，
闪耀之光使宇宙着迷。
可曾知晓谁把它慰藉？
我把光明送进燃烧的心里。

我是想象，是蜃景的幻觉，
是屏帐之后隐藏的秘密。
时世使我的青春充满愁凄，
仿佛我从未有过豆蔻年华的甜蜜。

天穹啊，
请让我沐浴你的水雨，
请看看我们同洒泪滴，
如果你愿意，
请任我的心儿和双眸，
尽情地哭泣。

天 命

我精神的姐妹，
昨天你尚在我的身边，
看我在愁哭的爱的圣坛前，
多么狼狈不堪。
死亡之手麻痹了
我平安之路上的安全。
枭鸟悲号，
忧伤难剪。
我在悲剧的晨晓流下的泪水，
如滚热的瀑布飞溅；
我浓重的黑衣，
邀我为悲惨世界送晚。

我精神的姐妹，
你曾把我的爱情当做笑谈，
对爱送进我心中的喜悦，
你每每惊奇来断。
你说我是个小女孩，
是非不辨，

情人的追逐，
使你把光明之路离偏。
你还说，
抛弃热恋吧，
有情之人均是囚犯。
爱情是火焰，
你在它的炉中被烈火烧燃。

但愿我相信了你的忠言，
杀戮我精神中的相思，
厌倦感情的依恋。
用坚信的刺刀刺透心中的疑团，
对多年来写就的命运拒不顺安。
不过，额头上写下什么……
我们却无法看见。



信

朋友，如果这封信来到你的身旁，
我精神思念的精华是它的纸张，
烧融心中的蜜汁是它的字行。
那墨迹是我的泪滴和恸哭，
我爱情杯中的甘露使它四溢芬芳，
久违之后，它亲吻你的双眸，
为那甜美的希望动听歌唱，
如果这封信来到你的身旁，
莫要怀疑我的热切，
莫认为心已忏悔沉入梦乡。

朋友，我的心在期待回答，
盼那命运指明方向。
这磨难若早被知晓，
我定把心强留身旁。
我遭受着悲愁和失望，
精神伤感流浪，
杯中的苦酒正使情伤。

浓雾迷漫着我的世界。
愁苦的月亮形迹动荡，
它在高原上悲叹着黑光，
它把恐惧写在每一座门旁。
返回之后，思念更强，
爱火更旺，
它用青春之梦刺痛着心房。
而你的爱情只似蜃景，
我空幻的希望只是欺骗一场。



送子上学

房子、围墙、花园和芬芳，
笑语飞扬，叫喊嘈杂回荡。

幼儿眼中闪着泪光，
讲故事的母亲持重安详。

每一位母亲都领着宝贝心肝，
我凝视着她们，儿子立在身旁。

善良的呼叫把我集合在这一时光，
我们描绘的道路充满明天的希望。

他们询问儿子的名字：长命？公正？吉
祥？

我的孩子是我的希望，名为吉祥。

他们询问他的年纪，我说五岁已过，
怀中的嫩芽长大，今天来到学堂。

孩子眨动双眼观察着奇妙的景象：
欢笑、泪行、歌声和叫嚷。

享受了家庭的静谧时光，
他现在强展负重的肩膀。

他说：带我回家吧，妈妈，
我习惯的生活不在此方。

我们家中有书籍千万
我的玩具伙伴遍布住房。

不，放开我，孩子，
像你的同学那样。
你生活在喧嚣的社会，
不是为自己消渡时光。

生活的权利

如果男子对妇女专制，
定遭妇女的诅咒，
他们把她视为娱乐的工具，
消闲的话题，
盛夏的风扇，
严冬的暖气。
她是为男子生育子嗣的牲畜，
让他们得享人和爱的情意。
她是男子手中的玩偶，
受制于他们的私欲。
只要他们给她食物、项链和华衣，
她就屈从这男子神人，
仿佛他是天神上帝。

不，我们决不低贱，决不卑微，
我们决不过分顺从，
家庭妇女的时代已经结束，
自尊是当今时代的标记。
我们都有生活的权利，
在它面前平等无欺。

叹 息

我的心是悲伤的护身符，
与黑色结下不解之缘，
我的目光是失望的女儿，
我的微笑是服丧和悼念。
我的双眸如河海边岸，
停泊着不眠的船。
我的船并不稳安，
日日走向新的港湾。
如果你如我一般，
遭受过分离痛苦的熬煎，
请给它安身的地点。
我的生活定使你震颤：
泪水是我的食粮，
灸烫着我的双眼，
匕首把心头刺穿。
如果你得见我的微笑，
那是炭火覆盖的火焰，
黑夜的每一声叹息，
融化着铁石的心田。

洗衣妇

她来了，向我诉说她的苦难，
满脸愁容满脸惨，
水流下她的指尖，
一付手掌几乎被溶解消散。

洗衣妇，

晨曦是她的证见，
水和肥皂是她的情恋，
她随宣礼声疲惫而起，
向仁慈的主诉说她的艰难。

她站在那里向我讲述，
双手沾满肥皂和水珠。
她说：我抚养着六个人，
各有所需、各有重负。
他们的父母如柴骨瘦，
硬化的血管中病情已久，
为让他摆脱命运的纠缠，
我始终受苦，
我和他们都不愿对他残酷。

青春已过，我曾顽强志坚，
年华已逝，我曾志勇果敢。
但三十年已逝，
带着报丧者叫喊的三十年。
如今，
湿冷在我肺叶中扩散，
杀戮着我的四肢和肋间。
我的手在枯干，仿佛被熔炼，
烧化它的正是我痛苦的火焰。

在我和真主之间，
我两手垂闲，
来为洗衣妇把失望驱散。
当我得见她的微笑，
幸福把我的思想和感觉充满。
富有者睹见周围的人喘息艰难，
决没有幸福之感。
我为别人的欢乐而生活，
这才是幸福的峰巅。

祝他平安

我的精神，
是忧伤和悔恨的俘虏；
我失望的泪，
如云朵中多余的水分坠落。
橄榄送出忧郁的叹息，
鸽子的号丧声声凄楚。
我的天空彤云密布，
挑拨者的箭支射出。
我的回答是：为什么是愚蠢？
为什么要埋怨和幸灾乐祸？
谁人忠于爱情，
就该遭到诅咒和奚落？
笃信爱情的人儿，
世界之路在他面前开拓。
爱情犹如即逝的长夜，
晨光将把它的黑暗除抹。
明天，小丘将花红草绿，
忧愁的人儿亦将隐没。
欢歌在我唇边跃动，

微笑起舞婆娑。
我的国王回到我的身边，
带着他的全部温情和爱抚。
祝他平安……
这是我的祈祝。



旅途初归

我从旅途回归，
怀揣一颗迷离破碎的心。
像狂风击翻的飞鸟，
暴雨为它悲泣。
在那死寂的孤单里，
烦躁的幽灵将我袭击，
小丘未显碧绿，
林木不见生机，
星月从未挂上希望的天际。
宇宙万物已然石块，
希望自尽，
留尸在失望的丛林里。

周围的人们举觞为乐，寻欢消夜，
我独自向坡谷深处走去，
走去，未达青春的目的，
受骗的年华有何意义？
没有爱情，没有果实，没有希冀，
何为豆蔻年华时期？

我生活在受禁的流放地，
向命运提出问题：
莫非我不像他人一样，
享有生活的权利？



祈 祷

我来向你诉说，
我的彷徨、苦恼和忧郁。
但愿我的心生就双手之间，
你便知晓我烦燥的情绪。
你会看到我花朵的芬芳，
已被对你的爱恋掠夺；
跳动的心房正在融化，
勇为真情捐躯。
双眸中的愁云，
化做滴滴泪雨。
你会看到，我对你的渴望，
正向我的死亡近趋……

喂，不知我酸楚的迷途者，
我焦渴的心翘首的绿地，
就是与你相遇。
我精神的思念，
把你的住所奉为朝拜之地。
如果我因爱恋你而死去，

我的天堂，
就是思念你的欢愉……



阿拉伯骏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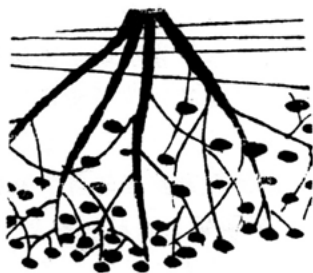
我心中有一匹阿拉伯骏马，
终生不屈，被爱情拥抱。
如果你暴虐相对，便会看到：
它像巨人般愤怒，不羁杰傲。
如果你给它温存，即可见到：
它如稚子般可爱，柔顺羞臊，
伤其自尊的一触，
稚子骤变悍野暴躁；
损其欢情的一语，
他使宇宙充满雷霆喧嚣。
这就是我尊崇的我的心，
被压抑的泪水从不驯顺。
俨然鼎沸喷气有锅炉，
但我强使它在唇边停脚。
我如此把我的心调教，
它的生活如此不幸、高傲。
如果你欲使我幸福，
请将爱情、永久的思恋向其浇灌。

从晨光里把相思聚集，
请给我那甜密的亲吻，
为我将安适的巢穴建造，
我把它变成项链和珠宝。
我用我的发丝织成斗蓬，
为你送去宜人的温暖。
我用我的诗歌向你致意，
使琴弦奏出优美动人的曲调。
我用我的精神和幻想，
为你在心灵深处把乐园建造。
不要拒绝我，
否则，我就化作弹药，
让世界向你我倾倒；
只要我俩同化齑粉，
我决不理睬心焦。
我们共同把爱情埋掉，
把你双倍的同情埋掉。
但你要警惕我的愤怒，
阿拉伯骏马在我心中长啸。

旅行的忧伤

我这旅游者，
走遍宇宙四方。
你走之后，流血的心房，
血的瀑布流淌，
蜘蛛在我心中营造悲伤之网，
疲惫的皮箱辗转劳伤。
它颜色已褪，
失却了姣好的面庞。
它向我提出疑问：
何时重返爱抚和忠诚？
为了我在开罗的爱、美和纯真，
何时把归途踏上？
我身居异地，耳闻哭声，
不见欢愉之光。
苍天的泪水，
亦为我涌泉之泪哀伤。
这地方俨然没有空气的火狱，
从我和你的心里吸取火光。
这里的人心中不存友爱，

如严冬的空地一片荒凉。
金钱使他们不懂
生活和牺牲的意义，
他们变成了一群群奴隶，
把金钱美无仰仗。
在这里生活二十天，
我的感情未受任何滋养，
身居异地，没有梦想，没有希望。
你，我俊美的开罗，
你，最昂贵的祈祷和呼唤，
你可发现我的泪行？
为我带来最动人的悼亡？
你可在我的诗篇中，
看到黄昏追悼会的景象？
这里，寺院的钟声送出忧伤，
仿佛我悲愁的回声在空间回荡。
这里的青山，
在我眼中尽披黑色衣裳，
宽阔的城市如荒原一样。
这里的大海凝滞不动，
没有水滴愿在那里流淌。
万般事物皆已变色，
一切景象黯淡无光。



但残存的希望把我挽留，
那就是相见在尼罗河旁。
那充满相见歌唱的梦想，
是我幸福的时光。
万岁，尼罗河，
神圣的馈赠和奖赏！

信 念

他愿见我的诗行，

像春天鲜花盛开，

像清晨霞光灿烂，

像牧场葱绿清鲜，

像歌声动人消魂，

像美酒醉人心间。

像霞光张开笑脸，

像群星莹光亮闪，

愁云悲影丝毫不见。

他愿它娇嗔，

身被芳香，盛装打扮。

他愿见它放声情欢。

对我说：

你原本比光明纯正，

你确实比天使清廉，

你是真主让我们得见的最美形象，

却为何泪流阑干？

除却你心中的疲劳和凶兆，

看待失望，



如悬星俯视地面。
让和平与解放在你诗中驰骋，
将光明的希望种在它的两岸。
让欢乐布满河水流过小丘，
把爱情的乐曲撒遍山麓和峰巅。
对那命定与你相爱的人说：
我以胜于你所望的爱把你爱恋。
在这茫茫宇宙间，
我说着这种话，
又将其轻视卑贱。
爱情倘若纯洁，
必是缘由信念。
真主用这信念使大地吉祥，
把人类之路指定。

七天之后

七天使我广闻博见，
它把我撕碎了，
我的小神仙。
我独自度过了七天，
它瘫痪的脚滞留不前。
你幽居在你的荒原，
妄称我热烈地把你爱恋。
相思之夜在哪里？
希冀为何不见：
哪里是心中的爱火？
哪里有熊熊的烈焰？
哪里寻觅我们共同种植的梦幻？
它闪烁着每个星辰的光环？
莫非这一切美梦已然长逝，
我们的生活中再无激情可言？
莫非鲜花枯萎、晨露已干，
花园凋蔽，芳馨消散？
倘若如此，
是对我最大的爱怜。

桎梏解脱，
俘虏已被放还。



孤 寂

我独自跌入迷误里，
日月的残酷为我铸上古老的桎梏，
先把我向高高的火炉投去，
再将我抛入深深的失望海底。
于是，相反的一对——
大海和烈火的贪婪同时将我摧欺。
在这啼哭的存在中
没有我的友朋。
愁眉苦脸的黑暗包围着我的希冀，
一片墨色把星空的光辉抹去。

啊，我的王子，
你曾是精神的兄弟。
你曾是我仁慈的宝库，
是热爱，柔情和密语。
请看看我今日的孤寂，
请说说我该如何忍受
你……连你也未给我沉没的心
一丝情意；

你……连你也弃我而去，
让我失去朋友和伴侣。
你使浩大世界，
变作坟墓般的狭地。



明眸之色

哪条河
在你双眸的小丘边潺潺？
哪种光在那里亮闪，
令我眼花缭乱？
哪种火焰跳动，
令我神魂颠倒？
哪杯酒在我灵魂里渗透，
令我痴醉晕眩？
哪一支箭把我的傲气射穿？
噢，真主至大，
那双目中是何种色彩呈现？
何种思想在那里蕴育，
遮障了一切思维，使人茫然？
每当我力图抗拒，
只见我步履蹒跚磕绊。
不是我决心离去，
只是我更快地走向你的身边。
我如何相信那种人，
他玩弄爱情，把真理背叛？

噢，我的黑夜，我的艰难，
我命定的一切！
明月来到群星之间，彻夜不眠，
为让它身披相思之光，凝聚不变。
当星宿游移，
何种魔力将圆月向它们推去。
莫非它把夜色当作眼墨，
使人心荡神驰？
可我的明月全然不知，
是谁用失眠装扮了我的眼睑。

但愿我是颗星星，
悬挂在我明之夜的天边。
接受它的光辉，
送去莹光闪闪。
眼见梦幻变成现实，
世界尽披绿色的装扮……

爱自天上来

我精神的姐妹，
不要询问他为之献身的爱，
它在任何心中没有匹敌。
逝去的岁月不曾有过对它的记忆，
未来的年华不会看见它的踪迹。
它是动人的乐曲，
有着诗的节奏，欢乐的旋律。
它是灿烂的光明，
把欢乐注进忧伤的心里。
它是群芳竞放的花园，
百合、茉莉的芬芳馥郁，
它是我生命的四月，
是令我骄傲的春季。
它是我暗夜中的皓月，
是我额上的王冠，绚丽无比。
如果我的爱人消失，
何种阴影将我蒙蔽？
谁会用王冠上的珍珠，
装扮我的天庭发际？
谁来熄灭我热泪中燃烧的火焰？

当我的船只把方向失迷，
谁引我走向安全的港湾？
光阴荏苒，
谁是我的依靠，
谁给我帮助和支持？
当我与他在坚固的堡垒中相遇，
谁使我眼明目晰？

我精神的姐妹，
谁安慰我，
给我忠告，不要相欺？
不要说，
狱卒已打开囚徒的枷锁。
我愿它是终生的手铐，
把我的誓言锁系。
不要说，
不久你将把他的爱忘记，
那不忠实的心不能与我心相比。
我决不会让怀疑遮障了信任的光，
这爱情比颈动脉离我还近。
我对它献上洋溢的情意，
寄托了最美好的希冀，
除真主外，它是我的主宰。
除伊斯兰外，它是我信仰所寄。

生日的欢乐

明天是我的生日，
我那王子不会忘记。
生日相会，
多么幸福，多么甜蜜！
难道太阳升起时才放光辉？
莫非见到他的生日更加美丽？
我站在明镜前向他提问：
生日之晨，
穿哪件衣服与他相聚？
哪种色彩博他欢心？
在爱恋方面，
任何色彩都包含着不同的意义。
当隐蔽的热爱已经翻沸，
何种发式将使我动人妩媚？
让发丝披散在双肩，
像风口的谷穗令他痴迷？
还是在发丝上结上彩带，
为我头发的黑夜点缀上色迹？
什么样的耳环令他欢喜？

哪种香水喷上双颊温馨他的鼻息？
我涂饰眼墨吗？
久长的失眠
已给我双眼留下自然的墨迹。
明镜，不要把真情隐蔽，
请说：他的双臂，
将以何等的热恋向我张启？
什么样的温存将点燃我唇边的烈火？
当双唇相吻，
哪种烈火将会燃起？
当我们的手掌互相紧握，
心中多少爱情的故事被讲起！

不要向我投来否定嘲笑的目光，
爱情的财富
是我们最昂贵的储积；
爱情的火炬
是我们心中的宝库，
不能用金钱和地位量比。
不要询问我对他的爱的富有，
真主全知，
不要打听它的范围和界地。

我怎能将他忘记

我精神的姐妹，
你在询问我心中的烦恼。
我的痛苦在痛苦书页中难找。
但愿你今朝，
感觉到我胸中的烈火燃烧，
因为我坚强依靠的人影隐消。
我肋间胸际，
曾是他安稳的穴巢。
一天过去，胜似十年难熬……

如何忘记？
他比颈动脉离我还近。
如何忘记？
他是我热泪中的炙烤。
我心中充满暴风的呼啸，
火山的嘶叫，
他的回声仍在我耳际萦绕。
他的光辉在我眼前欢快闪现，
他的崇高仍如黎明，

昭然宇宙天涯海角。
他给我心的安慰，
无时不现，与实景逼肖。
思念是折磨，是希望的燃料。
除真主之外，
他曾是我的现世宗教。



告别的不安

你最知什么曾震撼我的身体，
你最知……
当痛苦的告别来临，
当目光惶惶战栗。
一小时长如隔世。
相思惊醒，
我不能忍受与你分离。
于是热泪盈眶向你求乞。
愿再感到你温馨的呼吸。
倘若魔术有用，
我定请真主赐我魔力，
变分离为相聚，
化失望为欢喜。
噢，倘若真的有能够返回的夜行，
我定把睫毛铺在路上，
当作返回的桥梯。
我把长寿花、香草和百花洒遍天空，
让爱情永生长留，不知背弃。
当我与你并肩相会，

日月充满鲜嫩，
只觉黑暗化作光明，
沙漠一片碧绿。

亲爱的，
我不要你的爱交付工钱，
也不求你把心作为我的宫殿，
我不贪图巴比伦或伊瓦尼基斯拉，^①
我只渴求你的心把梦想怜惜。
渴求你把天空变作怜悯和慈善，
但我决不向你保守秘密。
我血液中的斗争充满迷茫和傲慢，
虽有爱恋，
但自由人和俘虏同是我的希冀。
是自由人，因为我心生就自由，
但这希冀又被身居首位的自尊掠去。
如果你捍卫了我的自尊，
你的爱将成为我终生的储积。
夜已消尽。
寿命的黎明在你身边升起。
歌唱吧，
你将看到我如回声般立即返回。

① 指波斯王朝基斯拉的王宫。——译者注。

呼唤吧，
我不是你的难题。
那就是我的梦幻，
在这宇宙中别无它求所期。



忠 诚

啊，我的爱人，主人，
我的王子，
你是我的祖国，
是我身心全体。
你不见我把涌如洪流的泪水，
注进相思的汪洋里？

我身居异地，
在想象中沉溺，
在你的岸边，
才有安全的陆地。
你不见我把受苦的心房，
向风口抛去？
也许有一天，风给你带去
我的思念，热切和情意。

你不见是我将伤口化做诗篇，
那词句源于我感觉的深底？
如果你心中的相思激起，

请看这些诗行……

你将与 我相聚。

我青春失落，这可合理？

我的王子啊，

它失落在流离的故事里。

然后，希望把你带来，

可希望的时期已从我们年华中流失。

你不见我已然忧愁的俘虏，

仿佛无人祝贺的新娘独迎佳期。

但我无论身年远近，

永远是忠诚的范例。



秀发轶事

你崇拜的我的发丝，
柔软顺从地垂低。
我抗拒着自己的心，
把它喜爱的夜晚进袭。
我折断它的暮霭，
使它变得短暂无比。
我把这养大的植物骗欺，
它曾浓荫茂密，
把酷热赶驱；
它曾是我的丛林，
把清香散溢。
它在风中尽情游玩
激情澎湃、动人心地。
那忘情之恋，
俨然纯洁幼童被人玩欺。
它站在我的肩上，
与绸衣逗趣，
爱情的欢乐，
使它欲飞振翼。

如果你把它拢聚，
它在你双手间甜睡，
走向梦乡，欢喜而静谧。

有多少个夜晚，
你把它一次次亲吻，
激起我心的妒嫉，
伤心地蜷缩一隅。
多少次，你把你慈爱的心
变做它的床榻；
多少次，你满怀激情，
用这将你双手包起。
它仿佛束缚心儿的锁链，
你这俘获我的人
仿佛已被我掠去……
你向它吹入多少烟雾
化作烟圈，
为我们把爱情的警告写记。
于是，爱情之波颤栗，
与最终的归宿对立。

你怎能对我们的爱情，
我们那鲜嫩的时代忘记？
难道我不曾是公主，你不曾王子？

难道我不是你最初的热恋，
不是你最后的情侣？
你可愿我讲述耸人听闻的消息？
我已把青丝斩断，
因为我知道你对我的叛离；
我已把青丝斩断
因为我尚未找到爱情与之匹配。



回 忆

亲爱的，
当你独对暮霭的沉寂，
是否沉入往昔的回忆？
你可记起我们如何把黑夜谛听，
相见的快乐使它的欢呼扬起？
你可看见莹莹星光，
化作琴弦伴奏歌曲？
我们可曾有过忘记？
忘记了时间和怀疑，
忘记了清算、非难和折磨，
凄惨艰难也同时忘记。
我们可曾记忆？
记起了誓言、承诺与舒宜，
记起了爱情、和平与痴迷，
忠诚也当然记起。
明月用光明架起秋千
把我们向天穹举起。
你的双眸是向爱情开启的窗扉，
我看到了窗后的纯洁与真挚。

你的双手拥抱着我的发丝，
不让它遭受狂风的袭击。
你的胸脯是我心胸的枕席，
你仿佛把我的疲劳提起。

亲爱的，你的爱如神话故事，
为我的心带来自尊和傲气。
它不是寻欢，
不是只求吸水的土壤的情欲。
它是酷似祈祷的沉醉，
它像光照般动人美丽。
你是我时间中的慈悲，
你俨然真主给我的赠予。

亲爱的，春夜逝去，
秋日已过，现正值冬季。
朔风旋至，
离别的风暴把相会之期席卷而去。
你可把我记起？
你可曾听见
我深夜中对你的柔情细语？
可曾瞥见我双眼的哭泣？
你可知道，你离我而去，
我的生活失却了梦想和希冀？

我的精神坚硬无比，
我的自我随时向死亡走去。
我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
为爱情献身，轻松容易。



千万不要说

不，千万不要对我说：我明天远行，
你要把只崇拜你的心儿离弃？
你要让鸟儿在孤独中被缚系？
你曾给它带来幸福，
你曾是它慈爱的源地。
你在它的路上铺撒了珍珠和黄金，
你在它杯中倾倒的史诗欢唱不已。
你使一切季节变成春的出生地，
你比它的一切梦幻遥远美丽，
你是它的密林、祖国和庙宇。

不，千万不要说：明日样异，
明天，太阳不再升起。
你离别，光明将裹上黑衣，
露珠不再拥抱群芳，
花园凋蔽。
酩酊的风暴恣意狂叫，
俨然真主对今日愤怒的回音。
那时，我将忘情地把精神爱恋，

恳求我向暴虐的命运伸出手臂。

也许我在某年荒原上与你相遇，
也许在来世中有我们相会的佳期。
啊，我被赎身的王子，
也许我正向你走去。
于是，明月高悬，
群星仰首恭谦；
芳香四溢，春回大地，
露珠带来生气。
诗歌颂起，时间吟唱着佳句，
而你，仍是我的主宰，
终生与我相依。



春 归

一天过去，
它过份冗长，折磨不断。
每当我走向久期的愿望，
只见到蜃景一片。
如果我问何时与你相见，
回答即是沉默无言。
现在，忧愁和抑郁
便是我心中的春天。
春天为人们欢笑，
甘甜的雨露降自云间。
但不能与你相见的春天，
对我俨然迷雾和黑暗。
仿佛大地已然长逝，
生命溶解消散。
仿佛风儿已将我虚无的希望席卷。

啊，亲爱的，
我们的过去能否回还？
让我沉醉其间，

把那痛苦的歌儿吟唱，
把那使琴弦痴醉的人颂赞，
使我这彷徨的心
充满青春的梦幻。

我看见忧伤已经去远，
自由的春天已经回还。
成串的葡萄累累沉甸甸，
似一只只玛瑙重悬。
百花竞放，
披以五彩缤纷的衣衫。
久违之后，
百鸟在小丘上振翅盘旋。
我的精神纯清了，祷告过，
上升到泥土之上，
再没有任何屏障，
把我和真主之间的爱遮拦。
真主一听见我的祈祷，
立即回答我的呼唤。

吻

他品评着美妙的亲吻，
对我侃侃而谈：
你的口中有一股喷泉，
宝石和龙涎香涌流不断，
玫瑰接近它灼热的呼吸，
化作蒸气挥散。
修行者走到它的身边，
忘却了修道院，一醉不还。
出自你口中的每一个字母，
都是甜蜜的短诗、长文的片断，
请你小心，呼吸与它相碰，
一定化作碎片。
啊，你勾我魂魄的姑娘，
在这世界上，
你最美丽，最鲜艳。
你的微笑使宇宙
如乐园被翠绿妆扮。
你是我的希望，
比爱情伟大，
比爱情甘甜。

难道两周之后……

我可怜的心，你已经得到消息？

泪水为之惊诧，

顿时倾流如注。

两周之后，

离别将使我与爱人分离，

残酷地将他送上旅途。

之后，我的日月冗长沉重，

双脚缚石踟蹰，

太阳不再把我们照耀，

月亮不为爱的夜晚悬烛。

火焰在空气中喷吐，

星光灿烂消失，

只有点点亮光闪烁。

生命只是无弦琴的回声，

花园只是枭鸟的丛林，

鲜花不在那里驻足。

眼睛，不要平息安静，

快把那雨流倾注。

泪水多么温柔，
雨水带来爱抚，
在我眼中描画着最美的画图。
它把我的王子的面孔，
还得清清楚楚。
正是他将我抛入孤寂，
让失眠伴我将长夜熬度。
难道两周之后
我要与这分离相遇，
它将我的希望向坡谷投入？
啊，真主！
这命运何等暴虐，
但愿我们能抗拒它的残酷！



吉沙姑娘

但愿我是淡妆妩媚的吉沙姑娘
袅娜多姿，常喜奉献。
为把生命献给你的双眼，
但愿我使周围的世界
芳香馥郁，辉映光环。
我使天空充满亲切喜悦和舒适，
我使你身边的冰雪融化在寒冷的冬天，
当夏季来临，
让你那弯曲的身影在我眼前展现，
我倾尽激情，
为你唱出的歌最美最甜。
你那芬芳的口唇最令我垂涎，
你那温暖的环抱，
是我最昂贵的外套。
我为你朗诵诗人们不曾写出的诗篇，
讲述哲人们不能提到的故事美谈。
我如爱情的舍赫尔札德悄悄回返，
把漫漫长夜中至命的厌倦，
从主人身边驱散。

如果你似瓶中的鲜花，
在我胸间安眠，
我的手掌徜徉在你的发丝之间，
如醉如痴地游玩。
天空的星星把你的白发凝视，
心生妒忌，然后羞涩地消隐不见。
夜也消失，
我的心沉溺在祈祷之间，
愿这美好的希望能够实现。



电 话

喂，你这又聋又哑的，快说话，
哼一声吧，不要把我的自负击垮。
在你那儿，我拥抱精神的热切，
亲吻感情的翻沸。
在你那儿，我冲淡心的不安，
思绪的忧虑和渴望的急切……
让生命跃入你的身体，
从死亡的沉睡中苏醒，
远离坟墓的沉寂。
让你身边的冰雪消融，
使那亲爱的声音响得真切。
我的王子的话语，
远比芦笛的旋律优美，
胜似微风的絮语
与鸟儿交谈的和谐。

喂，你这又聋又哑的，快动一动，
喂，你这无心而活着的非生物！
不要用你那漆黑的颜色

和愁眉苦脸惹我生气。
不要用你那委屈的沉默，
把我威胁。
不要让我愤怒地将你掬地，
然后把你像枯草般抛弃。

不要惹我生气，你曾是我的欢乐，
是我的帮助和救星，
并把我护庇。
你为我接受了多少甜美的诗行，
它的字母都是光的明的。
你温存着我的心，
使我的生命欢愉，
让我通过无线电波与爱人相聚。
我原谅了昔日的痴情，
报喜者的呼唤令我惊起。
电话正把我呼叫，
我匆忙抓起耳机，
忘却了烦躁不安和逼人的傲气。

但愿我

你的唇边充满甜蜜的希望，
但愿我是一支香烟将它依傍。
早早晚晚，
把我的亲吻不倦地向你献上。

但愿我是轻柔的和风，
在你那流动的空气中飘荡。
让花香和歌唱，
在你周围的空气中徜徉。

你的天际宽阔无比，
但愿我是那灿烂的光芒，
让你道路上的黑夜，
变幻成光辉和明亮。

但愿我曾是一丝银发，
生长在你美丽悦目的头上。
像一颗星辰，
把天上的路途照亮。

但愿我是一件外套，
穿在你修长的躯体上，
无论严冬酷暑，
我都用我的心将你的身体裹藏。

但愿我是你的一本书籍，
紧随你的身旁，
有你倾心的爱的诗行，
忠诚的祷告与祈望。

你的血液纯净不屈，
但愿我是其中的一滴，
我的主人，我同你一样，
崇爱自尊和倔强。

这都是我的梦想，
请你随意摘取并把它化做真象。

你

你是我眼中最美丽的图象，
我还期待日月给我何种希望？
你是驰骋四方的幻想，
你是诗意盎然、鲜美的春光。
没有你，小丘的鸟儿没有歌唱，
夜晚的欢聚没有首饰之光。
群星不在天际摇曳，
月亮不在夜间送出光芒。
那使生活纯真，
使夜谈甘美的梦幻的乐曲不再回荡。

我的主人，
你如何不属于这人类的泥土，
凌驾于土地之上？
你是黎明的纯净，
是芳香的欢乐，
是百花的馥郁散扬。
你是摆脱桎梏的心的奔放，
你是露珠、是雨的赐赏。

你是温暖的阳光，
你是希望，
是命运微笑的溢漾。



在城市的拥挤中

我消失在城市的拥挤中，
唇边凄楚的微笑已经凋衰。
我飘落他乡，却感觉到你的双臂
正把我拥入静谧的胸怀。
万物的喧嚣，
浮荡在我潜隐的悲愁之上，
把我的希望唤醒呼来。
每当夜幕降临，
孤寂徘徊，
我如囚犯痛苦地把时间遣排。
漫漫无尽的长夜，
如包围着船儿的漆黑大海。
亲爱的，我把你盼望，
那忠诚的爱默默祷告跪拜。

我把你呼唤，
除却长夜吝啬的瞌睡，
没有一丝应答传来。
只有驱赶我梦幻的黑暗

向希望把仇恨的脚步迈开。
于是，在晨曦的安静中，
我见了你双目中的情爱。
我从阑干热泪中清醒过来，
看见身边的思念如烈火燃烧，
看见了灵魂听命于你的安排。



· 梦

万籁酣睡，
我的思念把你千万遍呼唤，
只为相见，我倾泪如海，
把失眠、长叹和痛苦化作桥梁伸延。
我的灵魂，如果你想跨渡，
但愿这些桥伸展到你身边。
我使玫瑰色的房间温馨四散，
用那博动胸间的心铺设了床垫，
用甜美的情诗把丝绸妆扮。
我使梦幻的韵律
为相见把熏香点燃，
让空气中饱含爱恋、诗意和情感。
利用最甜蜜的情话与鸟儿交谈，
于是，爱人的倩影在眼前浮现。
他的面孔将黑暗化作光明灿烂，
我翩翩起舞，不尽情欢，
急忙把窗扉关严，以免光明改变。
当我落入他的双臂之间，
当俘获者把俘虏拥在胸前，

我看到我明月般的心，
竟对我的明月妒嫉不满……

俘虏在俘获者的双手间
恬息安眠。

我们以心做语，
交换着柔情和热恋。
长夜疾逝短如瞬间，
黎明带着警告出现。
原来我与你相见只是梦幻，
把一场空想画做宫殿。
我不过孑然一身，
把苦泪啜饮吞咽。
日月如此把我们驱散，
不知结局如何展现。

你最知

亲爱的，如果我为你
把路面铺满鲜花，
让空气四射光芒，
充满动人的乐曲和芬芳；
如果我用睫毛
在你梦幻的森林中架起桥梁，
用欢乐的夜晚，
为相思筑起巢穴和住房，
充满甜美的舒适，
跃动着神秘的温暖与欢畅；
那么，我们眼中的宇宙，
正像高大的宫殿，
沐浴着天堂馥郁的芳香，
我们独承其间。
自由自在或受俘被降，
但都为爱情燃烧情长。

亲爱的，我热切的情丝无边无际，
伸向陆地，飘向大洋。

歉 意

啊，心的希望，
心儿向你表示歉意。
如果我的相思泛滥情激，
我对你的痴迷决无选择之机。
你使我的黑夜变成白昼，
你使我的日月充满碧绿，
你使我幸福的梦幸福无比。
啊，展翅高飞的鸟儿，
我在心中为它把巢儿筑起，
我们的爱情如何变幻，
化作光明和火力？

我高声地宣布，
我爱恋你，爱恋你，
我自豪地把你歌声
骄傲充满心地。
啊，高强的骄傲的迷误者，
啊，如太阳轨道高悬的巍峨者，
不要同情，不要害怕语言的犀利。

你是否将我们忧伤的日月记忆？
每当时世把你带向远地，
鲜有相思伴你游历。
请记起，忍耐已将我烧熔，
请给我迷醉的希望、温柔的情意。
莫让你的倩影消逝于我的眼际，
莫让我倾尽连连泪滴，
一次又一次地占卜求乞。
我在期待中，多少次死亡生回，
让相思成为我们灵魂的标记，
让书信成为我们心儿交流的话语。
沙漠因爱情变得湿润惬意，
把爱情视为耻辱正是羞耻无比。



我是一只羚羊在那里嬉戏蹄扬。

啊，我亲爱的，这是我们的梦想，
但愿梦的许诺化做现实景象。



漫漫长夜

主啊，相见的夜晚多么美丽，
可有夜色能与它相比？
群星镶嵌在天穹的发丝间，
空中的光亮柔和惬意，
世界披着绝顶艳美的外衣。
失望离去，希望到席，
鸟儿鸣啭着纯情之曲，
鲜花拥抱着空气中的露滴，
迸涌的诗句享有最优美的韵律。

我们的倩影来到水边，
水中的倒影情意沉醉；
清脆的蛙鸣充满欢乐，
夜莺把祝福声声传递，
相见的快乐，羞涩的红晕，
令沉醉扩散在血液里，
使我发出幸福的叹息。

主啊，这一夜晚多么美丽，
我的主人赐我丰厚的赠予，
把我的诗行交付热恋的疯狂，
让我的嘴唇畅饮最醇甜的浆汁。
他拥抱着我的心胸，
那是什么样的拥抱哟，
我俨然百合花插在花瓶里，
那最温柔的呼唤，
反复把我的名字记起。
他在我心中燃起万般希冀，
我的心仿佛相会的烈焰腾起。
燃烧和烘烤是我祖国的夏季
仿佛赤道穿过我的身体。

我不屈地酩酊沉醉，
欢乐使我俯身哭泣，
我为我的春季穿上希望和祝福的外衣，
只怕它尝到冬雪的冷意。

妒 嫉

你的长发在你双肩散披，
请用你欠我的情意
把它的黑夜聚拢除去。
我的心尚是孩提，
在你的双臂间甜睡梦寐。
我为它担心，请把它
从你唇边的相思烈焰离移。
噢，因为你，
我醋意常起，多有妒嫉：
当夜晚在你双手中入睡；
当梳子在你指间游戏，
并从那里获得平安之地；
当幸福的和风带着柔波，
在你身旁轻掠；
当眼墨的热恋，
把我美好的游戏从你眼中排挤；
当鲜花带着色彩和香气，
在你腮边游移；
当镶满珍珠的耳环，

使你的耳孔感到疲惫；
当路上的土壤，
因你轻快地脚步沾沾自喜，
我呀，都生妒嫉。
而我最强烈的爱恋，
即是对心的妒嫉。
因为它也因你滋生醋意。
我见到的一切斑斓色彩，
扑鼻花香和珠宝碧玉，
无法与你伦比，
对你那充满活力的魅力
它无所增加，毫无裨益。
请把它们除去，
让我看到远离修饰的你自己。
我在你双手之间，
终生祷告求祈。

异乡漂泊

月光在天边睡醒，
夜空把最珍贵的珠宝炫耀。
恋人的生活充满欢愉，
不眠的夜晚甜美欢笑。
我独自孤寂，
相思激起我的烦恼，
你的远行激起我热泪涛涛。

在北方的国度，
在雨雾的土地我形影相吊。
虽漂泊异地，
我却不停地与你密语，
直至神秘之光俯身照耀。
我的心吟唱着希望的诗，
没有爱情便无诗情的涌跃。
你可听到，为同你倾心密谈，
我从花的耳语中采摘词藻。
你的恋情是我心中的炉灶，
烈火熊熊，无数火星跳跃。

那思念同我的字符竞争，
看那动摇铁石心肠的悲伤有多少。

你怎能说，我已把你——
我心中最美的形象忘掉。
没有你的恋情对我的启迪，
歌声沉寂，旋律失消。
不论我们分离或接近，
你却是命定的爱人。
爱人啊，
明天我将回到你的怀抱，
月光下，希望与我密语悄悄……



祈 求

久长的忍耐和屈顺，
把我的傲气击碎。
我们分离了，
把欲望在沉默中埋起，
安抚着我热切的渴望
和迷恋的叹息。
我让炽热的爱火，
在泪桥的后面灭熄。
于是，心儿如受伤的小鸟，
在胸肋间垂危。
众目睽睽之下，
它那狼狈的希望被钉上十字架，
失望地将耶稣的苦难承袭。
当命运把一只只烛火吹灭，
心儿虔诚的祈祷，
伴它熬度漫漫黑夜的孤寂。

啊，我的爱，
何时怜悯我的跪祈？

何时带着我的希望冉冉升起？
用你面孔的再现给心儿带来幸福，
用你的回返让它生活在欢乐里，
让四面八方盛开鲜花，
让光明照亮大地。



真主啊，这是为什么？

他的一句柔情话语，
令我放下武器。
他脸上的一丝笑意，
给我留下伤痛不已。
他的一顾一瞥，
使我的心儿飞起；
返回时，
扑打着受伤的羽翼。
真主啊，
我为什么把他痴迷，
行走坐卧不能与之分离？

我的精神，
已然一片羽毛随他飘逸，
任风的手掌玩耍随意。
如果我能在深夜中，
与他推心置腹，
决不会在清晨时，
遭受恋情带来的残酷打击。

如果我辗转床榻，
它变成荆棘、失眠和哭泣。
真主啊，你为什么折磨我，
让我把他痴迷。
痴情人的身上可长有羽翼？



相会的纪念

他对我说：在我的耳中，
你的名字是一支最动人的歌曲，
我的名字是竹笛的优扬，
小提琴的韵律。

他向我张开双臂，
亲切地把我拥抱在怀里。

我们如爱情丛林中
一对鸟儿比翼。

然后在非生命的时间里消匿，
沉浸在热烈的拥抱里，
几小时竟匆匆闪过，
恍如即逝的瞬息。

夕阳暗红的霞光里，
心灵的热望强烈无比。
像那迷人的香烟，
在空气中慢慢燃起。
让鼻息燃起火焰，
用那袅袅腾升的烟雾尽情欢娱。

我只觉得温暖传遍全身，
沉醉拥贯着躯体。
我歌唱着爱的欢乐，
用我的口和全心全意。
我忘情地呼唤：
我生命的爱人，
我最昂贵的希冀，
你是我的信念和斋戒的目的；
你是我的祈祷，
是呼唤我做祷告的宣礼。



但愿我是一个字母

快让那随意飘泊的小船，
来到我的近前，
让它靠在我的船边，
把它推向惊涛骇浪之间。
使你得见，
在那茫茫迷雾之间，
在那滔天巨浪和愤怒风暴之间，
在海潮涌落的疯狂之间，
在苦难的旋涡之间，
我的踪影是如何消失不见。

噢，但愿你能睹见，
我那遭受飘泊之苦的精神，
和我那痛苦连绵不断。
我把那强烈的忧伤
记入每一封信函。
那浓浓的墨汁，
流自我被爱火融化的心间，
可是，我得到的回答是沉默和失望，

仿佛人生是从蜃景向另一个蜃景迈前。

但愿我是一个字母，
写入信笺来到你身边。
让我投入你的怀抱，
我们共登云端，
让我在你双明的光明里，
看见我那痛苦的梦幻。



精神之恋

假如你把黑夜变成午间，
把太阳变做嫁妆；
假如你使天空、江河湖海充满芬芳，
使道路披上光怪陆离的彩色，
铺满鲜花，闪耀着五彩缤纷的光芒；
假如你把宇宙变成珠宝翠钻，
并为我制成项链带上，
你将会看到我不会被收买，
不慕金钱和地位的辉煌，
能把你的心做我的巢穴，
是我唯一的祈望。

喂，被诱惑的人啊，
爱情不是花园和官房。
喂，自负的人啊，
爱情不是黄金和荣光，
尘世间的一切不能将我诱惑，
我不愿成为实现你欲念的桥梁，

我不能在追怀过去中生活。
不要说你爱我，我心中的不快膨胀。
不要说你爱我，我的心已不能忍让。
你赐人幸福一日，
却使他终生愁伤。
你把美妙的梦幻当作俘虏，
展示玩弄于你的手掌。

我如明月纯洁，如阳光明亮，
我是玫瑰四溢芳香。
我是令人憧憬的神秘的天堂。
我是日月的歌，
充满柔情和欢乐，
我把希望和梦想，
变成动人的诗行。
在我的爱情之中，
我是忠诚的祈祷，
没有任何背叛和虚枉。
我内心的情感恰似天堂，
你内心的情感却是沙漠荒凉。
各种欲望在那里纵情，
沙漠因此进入醉乡。
一个故事刚从那里经过，
它又迅速地奔向另一个故事身旁。

啊，我的王子，
我比我的时间高尚，
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尊和高贵。
我属于精神爱恋，
为之把生命献上，
如果你将我热爱，
请把我的生命拿去，
但你要值得把爱情品尝。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目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本館印

苏阿德·萨巴赫诗集

——希冀

著者：〔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

主 编 译：李光斌

译 者：王 复

责任编辑：伏 琥 曹亚军(特邀)

封面设计：祝东平

版式设计：龙 天

出 版：中国和平出版社

印 刷：时事印刷厂

开 本：787×960 1/32

字 数：61 千

印 张：3.8125

版次印次：1991 年 1 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37-296-0
I·51

(赠阅本)

سكاو الصباغ المنيرة

وكلماتي أحرُفُ من خيالٍ
ونبضُ قلبٍ عاشٍ يبغِي الكمالُ
يُقَدِّسُ الحُبُّ ويهوى الجمالُ
فإن أثارتُ فيكَ بَعْضَ انْفِعَالِ
فذاك لي حُلْمٌ شَهِيٌّ المَنالُ
وإن أثارتُ فيكَ حُبَّ السُّؤالِ
فَسَلْ ، تجدني ما عرَفْتُ المَحالِ
الشَّعْرُ في رُوحِي أعزُّ ابتهالِ